

黃書

噩夢

王夫之著

黃書
噩夢

中華書局

黃 書 噩 夢

(清) 王夫之著

王伯祥校點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懷柔縣東茶塢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 印張·47 千字

1956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

印數 6,401—15,400 冊

統一書號: 2018·34 定價: 0.44 元

重印說明

此次重印前，我們據曾氏金陵刻本將兩書重新進行了校勘，改正了幾個錯字，另改正標點錯誤幾處，對原出版說明也作了若干改動。

噩夢一書，湖南周調陽先生曾依據一未署名的抄本對照船山遺書校勘過，今據周先生的校勘記改正書中訛脫及原作□者共十餘處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出版說明

王夫之，字而農，號薑齋，湖南衡陽人，因為晚年住在衡陽石船山，被稱為船山先生。他生於公元一六一九年（明萬曆四十七年），一六四二年（明崇禎十五年）中湖廣鄉試舉人。這時農民起義軍的勢力已經非常壯大，第二年，張獻忠攻入衡州，他逃到南嶽。一六四四年，李自成推翻了北京明朝的政權，接着吳三桂迎接清兵入關，戰敗了李自成，建立起清朝的政權。王夫之曾於一六四八年（明桂王永曆二年，清順治五年）起兵抗清，兵敗，逃到肇慶，在桂王的南明政府充翰林院庶吉士，不久因父死回家。一六五〇年，又到梧州，在桂王政府裏做官，因反對王化澄，辭職回家，以後就一直避居在湘西一帶，閉門著述。他堅決反抗清政權，始終不肯薙髮，爲了避免清人的追捕，經常和湘西的僑人住在一起，並且曾經改用僑人的姓名，因此很少有人知道。到一六九二年（清康熙三十一年）去世。在四十年裏，著書一百多種，共三百多卷。現在通行的，有曾氏金陵刻本和太平洋書店排印的兩種船山遺書。

黃書和噩夢，是他關於政治問題的著作。黃書著成於一六五六年（明永曆一〇年，清順治一三年），噩夢著成於一六八二年（清康熙二十一年）。他一生堅持反清主張。

黃書的主旨，他後序裏說得很明白，就是「拒閒氣殊類之災，扶長中夏以盡其材」。首篇原極的結尾，說螞蟻（玄駒）尚且能够保護族類，不受別種蟲類的侵犯，做了人類的君主，却專爲保有一家的富貴，對本族臣民極端的猜忌防制，以致不能抵禦外患，可說連螞蟻都不如。在古儀篇裏說歷代王朝一姓的更換，算不了什麼，最可痛恨的是宋朝的被女直、韃靼所覆滅，才是「生民以來未有之禍」。推究其原因，是從秦起頭，把天下當做一姓的私產，極端中央集權，到了宋朝，「削節鎮，領宿衛」，「以潰無窮之防」，所以他罵他們是「孤秦陋宋」。爲了抵抗外患，他主張地方分權，增強邊區的防禦武力，優待中央和地方的官員，給以相當的職權，不要加以牽制。這一類意見，在他所著讀通鑑論、宋論等書中更其發揮得透徹。噩夢是就他看到的當時實際政治情況提出改革的意見，他自序說明只是「因時之極敝而補之，非其至者也」。雖然現在事過境遷，却因此可以看到他對於實際事務的精密的觀察和周詳的規畫。

原書中有許多作□□的缺字，大概係「華夏」、「夷狄」一類的字，刻本爲了避清廷的忌諱，不敢刻出。現在除黃書原極篇根據船山學報曾慶榜黃書宣義加以填補外，其餘雖可從文義推知，不敢逕改。又，原稿對於少數民族如「乞儼」等都照舊文作「才」旁，現在也暫仍其舊。

黃書

衡陽王夫之譔

原極第一

夫觀初始於天地者，豈不大哉！洋洋乎金以銑之，木以幹之，土以敦之，火烜、風撓、水裊以烝化之，彼滋此孕以繁之，脈脈門門、泮泮搏翕以離合之，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屆也。然而清其族，絕其畛，建其位，各歸其屏者，則函輿之功所以爲慮至防以切。是故山禽趾疏，澤禽趾羣，乘禽力橫，耕禽力縱，水耕宜南，霜耕宜北，是非忍於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，亦勢之不能相救而絕其禍也。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，尸天下而爲之君長。區其靈冥，泝其疑似，乘其蠱壞，峻其墉廓，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救，故曰「聖人與天地合德」者，豈虛獲哉！夫人之於物，陰陽均也，食息均也，而不能絕乎物。華夏之於夷狄，骸竅均也，聚析均也，而不能絕乎夷狄。所以然者何也？人不自畛以絕物，則天維裂矣。華夏不自畛以絕夷，則地維裂矣。天地制人以畛，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，則人維裂矣。是故三維者，三極之大司也。昔者，周之衰也，誓誥替，刺雅興，鎬京淪，東

都徙，號祭存，綱紐佚，詛盟屢私，數圻日兼，故抱器服而思烹漑者，日惻惻然移玉之爲憂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，或不在此，作春秋，明王道，內中夏，外戎狄，疑號者正其辜而終徠之，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。夫周之衰，非有匈奴、吐蕃、契丹、韃靼以爲之外逼也；陸渾、吾離、允姓、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；燕之北鄙，秦之西陲，未嘗晨夕於奔命也。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春之茅，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，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，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，則其故何也？文、武之興，所履牧率，夕步天祚，濫唐沿虞，服夏楊商，承建列侯，各君分長，山河塞阨，際蠻戎夷，貊者，昔之天下也。旣規規然惴其旁午，復鼎鼎然虞其上下，諸侯或僻介荒小，用寡捍強，以小藩大，勢詘於所守，力僅於所爭，固未嘗不糾迴蜿蜒於聖王之心。夫廷萬國，一君長，挾尺捶而奔役四字，功施鈇鉞，爛然開於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，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！然而山、河以西，師旦分牧。函、鎡以東，召夷代理。五侯九伯，州長連率，經緯縫紵，割制員幅者，使之控大扶小，連營載魄。是故偏方遠服，不受孤警。連城通國，若運攬臂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臬，擯拒夷類者，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。夷厲而降，收長無命，綱維潰破，鋒矢尋於同仇，牖戶薄於外禦。是故孤竹蹙燕，淮夷病杞，鄭、睦，義渠侮齊，宋而窺河、渭，然而天子不能命伯。列侯之強大者矯激奮起，北斥南征，故斬令支，轢卑耳，拓西戎，

劉潞氏者，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。彼其左旋右搗，夸武辟疆者，雖不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、裘領八極之盛心，而聖人猶將登進之，爲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。是以周之天子賜胙俎，錫彤弓，命隨會，攷黻冕，賀任好，播金鼓，而不見譏於春秋。故曰「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義則某竊取之矣」，蓋進之也。夫奠三極，長中區，智周乎四皇，心盡乎來許。清露零柯而場圃入保，片雲合岱而金堤戒濫，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，杞用夷禮而胄紕神禹，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。是故智小一身，力舉天下，保其類者爲之長，衛其羣者爲之邱。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，保其所貴，匡其終亂，施於孫子，須於後聖，可禪，可繼，可革，而不可使夷類間之。然後植其弱，掖其僵，揚其潔，傾其滓，冠昏飲射以文之，哭踊虞祔以哀之，堂廉級次以序之，刑殺征伐以整之，清氣疏曜，血脈強固，物不干人，沴不侵祥，黃鐘以節之，唱歎以瀏之，故禮樂興，神人和，四靈集，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。今夫玄駒之有君也，長其穴壤，而赤虺、飛蜃之窺其門者，必部其族以噬殺之，終遠其埕，無相干雜，則役衆蠹者，必有以護之也。若夫無百祀之憂，鮮九垓之辨，尊以其身於天下，憤盈儔侶，吟畔同氣，猜割牽役，弱靡中區，乃霍霍然保尊貴，偷豫尸功，患至而無以敵，物逼而無以固，子孫之所不能私，種類之所不能覆，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慙也。

古儀第二

自昔炎裔德衰，軒轅肇紀，閔阡危，鑄五兵，誅銅額，滌飛沙，弭刃於涿鹿之野，垂文鼓弦，巡瑞定鼎，來鷗夢弼，建屏萬邦，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，迄於劉漢五姓百七后，豈不偉與！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玄之心哉！而天既不捨，靈光來集者，蓋建美意以垂家法，傳流雲昆，不喪初旨，羣毗蒸蒸，必以得此而後足於憑依，故屢濱播棄，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。蹟其所以燾冒天下者，樹屏中區，閑擯殊類而止。若乃天命去留，卽彼舍此之際，無庸置心。要以衣冠舄帶之倫，自相統役，奠維措命，長遠醜孽者，實以爲符，得人而遂授之。然而帝眷民懷，絲遊膠液，紛紛延延，彌保雲系者，則貿於相求而隱於相報也。迄於孤秦，家法淪墜，膠膠然固天下於攬握，顧盼驚猜，恐强有力者旦夕崛起，效己而劫其藏。故翼者翦之，機者撞之，腴者割之，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，長亭邑者不能橐寸金。欲以凝固鴻業，長久一姓，而憤敗旋趾。由此言之，詹詹鑿陋，未嘗迴軫神區而援立靈族，豈不左與！漢承其敝，古型秦軌，白黑兼半，而强幹植條爲數百年之計者，亦自創異意，冥合十九。侯王封君，兼城占籍，鑄兵支粟，不爲禁戒。故長沙可以

支三粵之侵叛，而燕旦受封制冊之中，所以防遏獯鬻氏者三致意焉。景、武以還，推恩少力，耐金奪侯。雖輔弱助，而命大將，遣單使，得以意行消息，權制士馬。而且金、虎、銅、竹，雖握禁闔，軍民部署，尤隆刺、守。故元、成運替，安、順爽凌，然而樓蘭、鄯支，絕亢懸首；烏桓、羌部，躡駕伏尸。雖莽僭西都，丕奪許鼎，而南陽、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，猶此粉榆之苗裔也。晉氏失計，延非族以召禍亂，中國隕隕，非無自致，而州牧分土，長其君，子其民，措施不拔，瑯琊以延。向使泮散消弱，守牧無資，十六國之戎馬精悍，非江東之所能敵也。六代文羸，漫不足紀，遺法餘力，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。使彼虜主孤邦，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，倒柄藩牧爲慮，曾不足以建十年，而石、苻、拓拔已褰裳而絕安流矣。是故天下之勢，有合者，有分者，有張者，有翕者，有縱而隨者，強彼而固此者。故曰「大制不割」，樂天下之成而成之，選天下之利而利之。今夫柔鷺擊，輯縱橫，驅合於農則實去。要愿朴，建脆弱，驅合於兵則名存。名存實去，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珍。方且割萬有，專己私，修身臂，矜總持，不縱以權，不强其輔，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禍者，蕩然無所利賴。此仁者之悲膺疾頰，而俗儒之利以爲名也。唐無三代牧伯帥長之援，無深仁大計，建民、固本、清族類、拒外侮之謀。竊尸寓農之遺號，強合兵農，分制府兵，徵發宿戎，壹聽於京師。此其法，足以數世速亡，而迄於天寶禍發始尅者，豈府兵

之敗軌特遲哉？溯其僅存，尋其利賴，自西州沿北庭迄遼左，置督護、都督者不隨腹裏，得專措置。故一時大勳名將若李勣、薛仁貴、王忠嗣、郭元振之流，進止刑賞，不受中覆。選士馬，審機宜，滂沛椎酤，奴隸偏裨，下至乾沒，猶無所問。極重不返，而節度逆行，干天曆以成五季者，事勢瀾流洄漩，激而反倒其歸也。然且更迭閭位，圖錄奔改，石晉北傾，恃怙蠹醜，而并陽不拔，胡馬北首，數閱而仍歸中國，內強之效亦可觀焉。宋以藩臣暴興鼎祚，意表所授，不寐而驚。趙普斗筲菲姿，負乘鉉器，貢謀苟且，肘枕生猜。於是假杯酒以固歡，託孔云而媚下，削節鎮，領宿衛，改易藩武，建置文弱，收總禁軍，衰老填籍，孤立於強虜之側，亭亭然無十世之謀。縱佚文吏，拘法牽繫，一傳而弱，再傳而靡。趙保吉之去來，劉六符之恫喝，玩在廷於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。城下受盟，金繒歲益，偷息視肉，崇以將階，推轂建牙，遺風漸滅。狄青以樞副之任，稍自掀舉，苟異一切，而密席未溫，嫌疑指斥，是以英流屏足，巨室寒心。降及南渡，猶祖前謀，斬循僅存於貨酒，岳氏遽隕於風波，撓棟觸藩，莫斯爲甚！夫無爲與者，傷之致也；交自疑者，殊俗之所乘也。卒使中區趨靡，形勢解散，一折而入於女直，再折而入於韃靼，以三、五、漢、唐之區宇，盡辮髮負笮，漸喪殘剛，以潰無窮之防，生民以來未有之禍，秦開之而宋成之也。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，宋私天下而力自詘。禍速者絕其胃，禍長者喪其維，非獨自喪也，抑

喪天地分建之極。嗚呼！豈不哀哉！夫石守信、高懷德之流，非有韓、彭、彊之資也，分節旄，擁鎮牙，非有齊秦百二，剖土君民之厚實也，談笑尊豆，兵符立釋，非有田承嗣、王武俊、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。使宋能優全故將，別建英賢，顛倒奔奏，星羅牙錯，充實內地，樹結邊隅，一方潰茂，聲援谷響，雖逮陵遲，取資百足。亦何至延息海濱，乞靈潮水，皋亭納璽，碭島沈淵，終使奇渥吞舟，乾坤霾塞，濱百年而需遠復哉！惟其塗蔽萬民，偷錮大器，瓦缶之量，得盈爲歡，嬰兒護餌，偃鼠貪河，愚夫之惑，智者哂焉。易曰：「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」，苟有繫也，足以固矣，而必於苞桑焉，秦、宋之繫於苕枝而不知其根之拔也。故曰「前事之失，後事之師」，其來茲之謂與！

宰制第三

今欲取天下而宰制之，有聖人，反三維，起在位，度不十數傳，復有□□□□之等夷，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，如□所爲，彼固狃以爲故常，無足難也。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，天地之氣相干淩矣，亦或羸槁不能爲人救。聖人堅攬定趾以救天地之禍，非大反孤秦、陋宋之爲不得延，固以天下爲神器，毋凝滯而盡私之。故易曰：「聖人之大寶曰位，何以

守位曰人，何以聚人曰財，非與於貞觀之道者，亦安足以窮其辭哉！天地之產，聰明材勇，物力豐厚，勢足資中區而給其衛。聖人官府之，公天下而私存，因天下用而用天下。故曰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」，此之謂也。今欲宰制之，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，散列藩輔而制其用。今之自縣以上，三進而及布政使司，凡以治民者，自秦而下不能易也。縣隸府，府隸司，司受命於天子，足以呼響，無關格之疾矣。府治其屬，既不能專，其有事，旁撓於同、判、推官，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扼郡邑之呼吸，則分司之建可革也。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，山西府五而分司者十三，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四，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，或倍之，或參倍之。其佐倖遇府設焉，或稍浮於府，未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也。所以束溼纏繫於知府者，可謂急矣。而一郡數邑，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，旦夕不測，其民視牧長，如逸兔之於驚鷹也。況其爲天子守疆圉，取必而與城共命乎！魏尙之於雲中，李廣之於隴西，以一郡捍匈奴之名王者，事權重而戰守專也。故改革分司，重府權，盡治其郡，設推官以贊其吏治，立武監以簡其兵賦，兵賦所講，受成於府，有所徵發，府受臺計而遣之。刑名、錢糧、驛置、屯田、水利，奏最於兩司足矣。夫撓郡權而臨其上者，不過治府緒之餘，而形隔勢礙，推委以積其壞。是隴隄儋耳，無益於視聽而益損其官也。自郡上之，爲民之治者受於司，爲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之任，而去

其京銜，定其鎮地，制其厄塞，重其威令，僉其勁銳，閒其文武，假其利資。七者具修以置

藩輔，各戰其境，互戰其邊，行之百年，以意消息，中國可反漢、唐之疆，而絕孤秦、陋宋之豐禍也。中區之地，四戰用文，河山用武，沙衍耐騎，箐峒耐步，江海耐舟，麥食耐勇，稻食耐智，雜食耐勞，廣土墳爭，崑崎壁守，鹵國給饘，澤國給積，澇鄉給魚，赭山給鑄，林阜給薺，邊徼互馬，殷道課關，其它連錫、絲枲、筋鰵、皮革、蒲篠、硝黃、翎毛、杉枹、岡桐、栟櫚、漆林、苧絮之所產者，可相輸而各奏其利。大司農不登之書，非中監漁採，則豪猾墨吏兼并閭右之所攘也，一切取足，其瘠疲不耐給者，百之四五。故曰利資可假，勁銳可僉，厄塞可制也。請置河北、山東爲一使，江北、濟南爲一使，河南、荆北爲一使，燕南、河東爲一使，關陝、秦、隴爲一使，荆南、江右爲一使，江南、福、浙爲一使，巴西、瀘南爲一使，南贛、嶺海爲一使，嶺西、桂、象爲一使，滇、黔、洱海爲一使。此十一區者，用武地六，用文地四，兼錯犬牙，率得險者，或十六七，或十三四。因舒婉，隨原隰，各固其圉，取材其產，蒐其軍實以聽邊關之不時。畿輔爲一使，左輔爲一使，右輔爲一使，大同爲一使，延綏爲一使，寧夏爲一使，河西爲一使。此七區者，戰地十九，內地十一，大司農因漕委輸，轉十五司之粟米以灌注之。滑州襟帶黃河，右腋太行，左腋鉅野，臨制河南之膺膈，一要區也，河北、山東行臺治之。其地起大名，北有廣平、順德，南有彰德、衛輝、封邱、延津、陽武、原武，

東得東昌、濟南；東傳於海，得益都、臨淄、樂安、博興、壽光、昌樂、臨朐、高苑；又東得登萊，極於海；西得懷慶、潞安、澤沁，扼太行，窺冀、晉，傳於山。洛陽據土中，左京、索，右潼關，三塗、岳鄙，神明之區也；河南、荆北行臺治之。其地起河南，東北得汝州、開封、許、禹、鄭之屬邑，窮於滎澤；東南得南、汝；南得襄、鄖、承德；西南得興安、平利、石泉、洵陽、紫陽、白河、漢陰、濱漢、沔、開澧、清，承楚脊，控關南，東固汝水，放於淮。徐州憑黃流，睨大江，披帶長淮，東枕瑯琊，咽喉南北，一要區也；江北、濟南行臺治之。其地起徐州，東南得鳳陽、淮安；南得廬州、安慶、黃州、滁、和，盡於江；東北得兗州、安邱、諸城、蒙陰、莒州、沂水、日照；北阻大嶠，東傳於海；西得歸德、太康、陳州、商水、西華、項城、沈邱，窮於汝、潁之交。太原以故晉之墟，左山右河，北阻忻、代，士馬勁疾，險障重沓，一要區也；燕南、河東行臺治之。別治晉陽，別嫌藩司，形勢無相互格。其地起陽曲、太原、榆次、太谷、祁、徐溝、清源、交城、文水、壽陽、孟、靜樂、平定，割鴈塞以爲大同守；西南得汾州、平陽、遼州；西畫河；南不盡太行，以壯澤潞；東出土門，歷常山，得真定，彌互絡繹，以承右輔之或羸。咸陽居渭流之北，與長安相望，秦川八百，關河沃衍之區也；關陝、秦隴行臺治之。別治渭北，別嫌藩司，形勢無相互格。其地起西安，北盡北洛，界梁山；西南得鳳翔、漢中、寧羌之屬，割興安界河南爲右腋；西得鞏昌，阻陰平，鎖蜀漢；北得平涼、

華亭、鎮原、崇信、涇州、靈臺、安化、合水、寧州、眞寧、狄道、渭源、慶、洮、平涼諸邊之劇邑，割實邊藩，爲所保守，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，又西得岷、洮，北阻蕭關，西戒河、湟，以司茶馬之居儲，又西不盡于生番。武昌，長江東下，清漢南來，雄挽中流，搏蠻中引，江外一要區也，荆南、江右行臺治之。治故鄂城，別嫌藩司，形勢無相互格。其地起武昌，逾江得漢陽，阻沮水，南得岳州、長沙、衡陽、安仁、衡山、酃縣、耒陽、常寧，訖南條，西南踰洞庭，得荊州、辰、常，沂於沅，有黎平、平溪、清浪，迄於偏鎮，中括施、撒、永定、永順、保靖，兼漢土，西又南，得邵陽、新化，分潋水爲南塞，東得南昌、瑞州、九江、袁、臨、饒、廣、南康，包彭蠡，有江右之衍區，諸挾嶺爲閩、廣脊，受無賴者，割以爲南贛守。鎮江因京、峴，緣揚子，西接漢、岷，北拒淮、泗，漕守山東，俯拾建業，一要區也，江南、福、浙行臺治之。其地起鎮江，得蘇、松、常州、廣德，西上夾輔應天，沿江得寧國、池、太，東有徽州，倚三天子郭，沿漸江，東有全浙，循海而南，得福、泉、興化、福寧，渡江北直海門狼山，鎖大江，得揚州，盡淮東，罄折江海，索腴賦，休士馬，輝戈船，根抵南國，以備倭盜而資山東之奔命。合州，三江所會，魚復、夔道、褒賂、武都、嚴道、夜郎之所奏而會，一要區也，巴西、瀘南行臺治之。其地全有四川，自威、茂、雜谷、天全、黎、邛、昌，跨大渡，度相嶺，右遶東川，烏撒、烏蒙界水西，盡轄土夷，南渡烏江，得平越，東北上，得清平、興隆、思南、石阡、思